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
第二回 情脈脈芳心增忐忑 亂烘烘驀地散東西

卻說伯和一骨碌坐了起來，棣華暗吃一驚：他起來做甚麼？他叫我睡雖是好意，卻不要因我不睡，強來相干，那就不成話了。只聽得他說道：「姊姊睡罷！不要熬壞了身子。明天還要動身呢。」棣華低聲道：「賢弟請睡罷，病才好了，不要又著了涼。我睏了，自然要睡的。」伯和也不答話，把衾被窩推過一邊，俯身取鞋子穿上，走下地來，方才說道：「我仍舊到外面打盹去，姊姊請安睡罷。」說罷，出去了。棣華暗想：我們還是小時候同過頑笑，這會隔別五、六年不見了，難得他這等憐惜我，自己病還沒有大好，倒說怕我熬壞，避了出去。他這個病，是為迴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來的，今夜豈可再去累他？欲待叫時，又羞於出口，欲待不叫，於心又不忍，便站起來，輕輕把白氏推了一推，叫道：「母親醒醒！」白氏驚醒，問是甚麼事。棣華低頭不語。白氏笑道：「甚麼事？叫醒我，又沒有話說。」一面坐了起來，又問甚麼事。棣華只是低著頭，一言不發。白氏甚是疑心，一回頭，看見伯和不在炕上，便問那裡去了。棣華向外間一指，眼邊不覺一紅。白氏正要下地，只見伯和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在這裡，姊姊總不肯睡，所以我仍迴避出去。」白氏搶著此時互相憐愛之情何其濃也。道：「這又何必？現在我們逃難的時候，那裡還論得許多規矩。賢姪快睡了；女兒快過來，靠我這邊躺下。誰病了都不好呀！」

伯和拿眼望著棣華，棣華只是低著頭。白氏道：「賢姪先睡下罷。我會叫他睡的。」伯和便上炕去睡了。白氏伸手把棣華拉到炕沿上道：「睡罷，不要累得人家不安。」棣華還只低著頭坐在炕沿上，白氏催了幾次，方才盤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，心中暗想：我若是不睡，便連母親也累得不能睡了。只是這嫌疑之際，令人十分難過。倘是先成了親再同走倒也罷了，此刻被禮法所限，連他的病體如何也不能親口問一聲，倒累他體貼我起來。我若是不睡，豈不是辜負了他一番好意？又想到尚未成婚的夫妻，怎能同在一個炕上睡起來？想到這裡，未免如芒在背，幾次要坐起來，又怕累得伯和不安，只得勉強躺著。

一夜想這個，想那個，何嘗睡得著。天才亮了，就坐起來，微舒倦眼，往伯和那邊一望。只見他側著身子睡了，把一牀衾被窩翻在半邊。暗想此刻天將黎明的時候，曉風最易侵入的，況且正對了那破紙窗，萬一再病起來，這身子怎生禁得？要待代他蓋好了，又不好意思，待要叫醒母親，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。今日諒情要動身的了，不多睡一會，怎禁得在車上勞頓？待要叫醒伯和時，又出口不得。思來想去，沒有法子，只得輕輕下了地，悄悄的走過來，輕舒玉手，把衾被窩一拉，代他蓋了。誰知白氏早已醒了，不過閉著眼睛養神，棣華代伯和蓋被窩，恰遇了白氏雙眼一睜，早看見了，便道：「你再代他掖好點呀！」這一句話不打緊，卻羞的棣華滿面通紅，直透到耳根都熱了，連忙退了幾步，坐到椅子上。暗想若是成了禮的夫妻，任憑我怎樣都不要緊，偏又是這樣不上不下的，有許多嫌疑，真是令人難煞。索性各人自己投奔，兩不相見，不過多一分惦記，倒也罷了。偏又現在對面，叫人處處要照應又不能照應，弄得人不知怎樣才好。想到這裡，不知怎樣一陣傷心，淌下淚來。

白氏坐起來，一眼瞥見，問道：「哭甚麼？」棣華拭了眼淚，勉強應道：「沒有哭。」白氏歎道：「我也知道你為難。但是你們非平常的可比，從小兒在一處的，姊姊弟弟相處慣了。」

今日在這亂離之際，是迫不得已的事，又有我在旁邊。其實嫌疑兩個字，也可以從權免了。我見王家娟娟和他們小瑞兒，是終日有說有笑的，雖然他們是老親，究竟也是個未曾成禮的夫妻。娟娟何嘗像你？我們早是搬開了，倘使當年不搬開，你便怎麼過呢？」棣華聽了，猛然想起，倘使當年不搬開了，一向不知是何景象。那時候年紀小，自然不懂得甚麼嫌疑，直到今日，倒也相處慣了，猶如養媳婦一般，倒也罷了。偏是我處的這個地位難。

正在胡思亂想，伯和也翻身起來了，揉眼問道：「伯母姊姊好早，怎都起來了？」白氏道：「賢姪今日可痊癒了？」伯和道：「好了，今天可以動身了，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？」白氏道：「不知這裡可打聽得出來？」伯和道：「這裡的人糊塗得很，昨天我問他們，他們都是所問非所答，但知道大師兄殺毛子，又是甚麼天兵天將的亂說一遍，沒有一句聽得的話。我們只索早點動身，到前面去再打聽。」說罷出去，叫起李富，燉水洗臉。白氏母女也梳洗過了。伯和叫套車。忽然兩個車夫之中，有一個說：「不去了！我不做這買賣了！我昨天晚上聽得人說：『毛子兵已經到了衛裡，正和大師兄在那裡開仗。』毛子用的是槍炮，大師兄用的是神兵神火。大師兄便不怕槍炮，咱們可不行，我不能為了嫌幾兩銀子，去陪你們做炮灰。」那一個車夫還勸他說：「咱們都是大清朝人，大師兄『扶清滅洋』，自然保護咱們，去走走怕甚麼呢？」李富便說：「咱們不一定到天津，隨便到了黃村也罷，安定也罷，郎坊也罷，只要遇了火車，我們便上火車去了，怎見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炮灰呢？」那車夫道：「你還做夢呢！還有火車？你這一輩子莫想了！所有鐵路，都被大師兄一把神火燒的化了水了。」伯和聽得，便出來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那車夫道：「不必問怎麼樣。」

總而言之，這買賣我不干了，算還了我車價，我回去了。」伯和問這一個車夫道：「你呢？」車夫道：「他不干由他不干去。」

只是你們四個人同坐了我的車，只有一個牲口，那裡拉得動！早知道要長行，應該弄一輛雙套車才是。」伯和道：「在這裡再僱一輛車來，不知可有？」車夫道：「這小鄉莊地方，那裡去僱車？僱兩匹牲口，倒或者可以有的。」伯和道：「那麼你代我們去僱來！」車夫答應去了。那一個便嚷著要車價，伯和只得給了他，他便趕著空車去了。

不一會，那僱牲口的車夫回來了，說：「這裡連個牲口都沒有，有的都是人家自己養的，不肯受僱。」伯和道：「這就沒法了，只好同坐了一個車的了。」車夫道：「不是我不肯，無奈牲口拉不動。」伯和道：「拉不動，走慢點就是了。並且我們跨車簷的，未嘗不可以下來走走。」車夫道：「那麼，要加我點價。」伯和道：「加你二兩銀子一天就是。」車夫笑道：「你老爺也太會打算了。兩輛車都是七兩銀子一天，此刻那一輛辭了，只加我二兩，老爺倒省下五兩來。」伯和道：「你要多少呢？」車夫道：「把他辭了的都給了我，不公麼？」李富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咱們出了七兩銀子一天，只跨個車簷？」伯和道：「算了吧，就照給他罷了。這個離亂的時候，還講甚麼呢？」車夫答應了，便走了出去。要叫他搬行李時，卻不知他那裡去了。

伯和回到房內，悄悄對白氏道：「我方才站在院子裡，和車夫說話，看見門外逃難的車，比前兩天更多了，外面的光景益發亂了。我們把緊要的東西，悄悄的分纏在身上罷！」白氏聽了此言，不覺慌了道：「外面怎樣了？」棣華道：「母親且莫問，這個是好主意，纏在身上，總比放在箱子裡穩當些。白氏連忙取出鑰匙，開了小皮箱，取出首飾匣，把兩對珠花拆散了，與幾件金首飾，母女兩個，分纏在身上。棣華看匣裡還有十兩金葉，取了出來，對白氏道：「這件怎樣？」白氏道：「這個交給賢姪罷！」伯和正在那裡開了自己箱子取銀子，多了不好帶，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夠用，十分躊躇，聽得白氏此言，回頭一看，棣華便把金葉遞給伯和。伯和接在手裡，把二、三十兩散碎銀子纏在身上，又在身上解下一件東西來，遞給白氏道：「這是家傳的一件頑意兒，家母給了我，此刻身上有了累贅東西，帶他不便，請伯母代我收了罷。」白氏接過來。

棣華俏眼看去，是一個白玉雙喜牌。白氏便要放在箱子裡。棣華道：「這東西放在箱子裡不穩當，還是帶在身上罷！」白氏便遞給棣華。棣華重新把身上東西解下，把雙喜牌放在一起，再纏上去。伯和又取了幾十兩銀子交給李富，叫他纏上。

又取出這幾天的車價來，鎖了箱子。把十兩金葉，分做兩處，解開腿帶，把他束在腿上，然後叫車夫，誰知那車夫還沒有回來，只得等他。

等了好一會，方才來了。李富幫著搬行李上車。白氏母女，互相挽扶，出了店門上車。伯和給了店錢，又叫車夫進來，交給他車價，說明：「連今天的十四兩也在內了。你且帶在身邊，我恐怕路上有失，丟了箱子，沒得給你，累你白忙了幾天。」車夫歡喜，接在手裡道：「果然今天逃難的人更多了！我問問他們，也有前天出京的，也有昨天才出京的。他們都逃到這兒了，可見得事情是急了。」一面說著，放下馬鞭子，把銀子放在肚兜子裡，一同出了店門。伯和同李富一邊一個，跨上了車簷。車夫說道：

「好！碰咱個運氣去！運氣壞的，做了炮灰；運氣來了，多掙幾兩銀子。」說著，把馬鞭一揮，滴溜滴溜的滾著舌頭，那騾子便發腳行動去了。伯和在車簷上看時，卻多了一匹騾子，便問車夫道：「你那牲口往那裡弄來的？」車夫道：「是我設法去買來的，也化了五錢銀子一天的賃價呢。不然，一匹牲口，究竟怕他累慌了。」伯和道：「那麼你頭一次說去買來騎的，怎麼又說沒有？」車夫道：「賃來拉車，我是仍要回來的，可以還他。若是騎了去，他們那邊又沒有下站接應，你們不還他，他向誰要呢？」家人道：「咱們賃來騎了，總是和你在一起的，難道你到了天津，不能帶他們帶回來麼？」車夫道：「頭回可是沒想到這一著。」李富冷笑道：「怎麼叫沒想著，不過咱們騎了牲口，你不能要咱們雙倍車價罷了。」車夫不做理會，只是趕著車走。

伯和在車上，留心看那往來的車馬，十分擁擠，暗想此時由京出來的，自是避亂，還有望這條路上來的，難道反投到亂地裡去麼？怎得一個熟人問問便好？怎奈來來往往的，留心看了半天，總沒有一個熟人，因問車夫道：「他們那個往這條道上來的，是甚麼意思？」車夫道：「誰知道呢？此刻四起都是謠言，城裡往衛裡跑，衛裡又往城裡跑；其實那裡都不得太平。有一天認真的大師兄和毛子開了仗，他們的輸贏咱們不管，只別糟蹋咱們旁邊人就好了。」一面說著話，到了中京都人稱京都曰城裡，稱天津曰天津衛，省言則曰衛裡。

午時候，便在一家村店門首停住打尖。那店裡黑壓壓的人已坐滿了，白氏母女便不下車。伯和到店裡胡亂吃些東西，買了兩張烙餅，一盤子攤黃菜，泡了一壺開水，叫李富送到車上去，給白氏母女充饑。車夫先解下牲口去餵了，自己卻要了一壺酒，拿烙餅卷了攤黃菜，吃著過酒。伯和先吃完了，站在店門口等車夫。

此時門外停的車益發多了。本來是一條官道，很闊大的，開了個肩摩轂擊，擠擁不開。伯和正望著時，一輛車子到了門首停下，車上下來了三個老者，也來打尖。店裡面坐不下了，就在門外的一張破桌子上坐下。伯和看那三個人，像是個做買賣的樣子，因走近一步，問道：「請問三位，可是從衛裡來？可是往城裡去？」內中一個老者道：「我們雖是從衛裡來，卻不往城裡去，是往保安州避亂的。」伯和道：「衛裡此刻不知可還太平？」老者道：「不必提起，已經鬧的不成樣子了！昨天洋人撥了幾百名洋兵，到京裡保護使館。火車已停班不開了。洋人要借火車進京，鐵路會辦唐觀察不肯借，同他爭了幾句，洋人便拿起洋槍來要打，唐觀察沒了法，只得借給他。聞得沿路鐵軌，多有損壞的，不知他們也可曾到京？」

伯和道：「我們出京多日了，車子不能按站走，老盼不到衛裡。」

老者道：「閣下想是要到南邊的，到了衛裡，趕著要走，我看不到幾天，那裡就要大亂的了。最好是望天津到塘沽的鐵路未斷，先到了塘沽去，更放心些。」伯和道：「那一班大師兄，究竟是甚麼意思？」老者搖頭道：「這是一班小孩子瞎鬧，怕不開個大亂子出來？可憐天津衛裡從明朝至今，未曾遭個兵劫，這一回只怕不免的了！」說話間，車夫吃過了酒，套了車，要起身。伯和別過老者，跨上車簷，動身而行。這一天趕的快，已經過了郎坊。伯和因為吃了東西，飽了，跨在車簷上顛的不舒服，便下來同家人兩個徒步而行。

行不到三里路，忽然一堆人卷地而來，也不知為數多少，沒命狂奔，口中亂嚷：「不好了！毛子來了！」伯和被眾人推的非但不能前進，而且要返身跟著他們向來路返走了，急的沒了主意，那腳步又不能做主。後面來的人過於洶湧，任憑怎樣支持，總是立腳不住，隨著眾人返走了十多里路，又不是原路。那車子也不見了，李富也失散了。不知失散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